

# 水乡晨曲

谢建骅

水乡,多么亲切而秀美的名字。我的家乡盐都西南的滨湖社区陈王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整个村子是由三个岛状的地块组成的,村里沟河纵横,水网交织,水连水,桥连桥。这里的养殖业特别兴旺,水产品丰饶。清晨只要你到村子里走一走,那一派水乡特色的旺盛景象尽收眼底,到处是风光,晨曲阵阵,悦耳耳目。

早晨,东方才泛鱼肚白,枝头上的燕雀,河浜里的水鸟就闹腾起来了,一阵阵,一声声,唤醒了水乡,唤醒了水乡的人们,水乡的晨曲开始了。

最早的是河浜里划船收卡的桨声“吱嘎,吱嘎……”有节奏的唱起来了。收卡的是一对夫妻俩,妻子双腿盘坐在船头,娴熟地收着卡线,不时地从鱼卡上摘下一条条银白如银的鱼儿,丈夫操着双桨,声音“吱嘎,吱嘎”,极有韵味,像是在歌唱,歌唱这丰收的早晨。河浜里这只船在簪上倒网筒,那只船在收渔网……船舱里,螃蟹、甲鱼、龙虾在铁皮桶里“呱吡,呱吡”地唱,昂刺鱼在鱼篓里“吱昂,吱昂”地放歌,肥硕的黄鳝也不甘落后在网袋里“吡,吡”地轻吟,组成了一首优美的水乡早晨的交响曲。

又到鸭栏开门的时间了,随着“吱呀”一声,鸭栏门打开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鸭子飞也似地扑进了河浜里,有的低着头喝水,有的扑楞着翅膀快活地乱窜,有的“扑通,扑通”地扎猛子,好一幅群鸭戏水图。鸭栏里,主人正忙着蛋篓在捡鸭蛋,脸上堆着笑,不一会儿功夫,白玉般的鸭蛋捡了一篓又一篓。

清晨,水乡里最繁忙的是水码头,这时码头上横七竖八地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外出收网的船只都陆续归来了,码头上人声嘈杂,“孩子妈,把这袋龙虾接上去”。“小红把蛇皮袋接来让我装黄鳝。”“接好,别让鱼儿跑了。”“桶里的螃蟹钳人呢,到家别让小孩碰。”“嗨!今天张得还真不少呢。”……码头上,他拎着,你扛着,来来往往,水乡人拎回家的不仅仅是一袋袋、一桶桶鱼虾,还有水乡人的欢乐。

水乡的早晨,菜市场是个热闹的地方了。集市上人头攒动,叫卖声此起彼伏,物品繁多,连外地的客商也拉来一车车“小百货”凑热闹。最显眼的是水乡的鱼市,大小不等的鱼桶一字形的排列着,桶里满盛着鳊、白、鲤、鲫等各种鱼类,白得如银的鱼儿不时地扑打着桶里的水,好像在为这热闹的集市而高兴,黄鳝、甲鱼、螃蟹、龙虾、大草虾、鳊鱼等特种水产品也样样都有得卖。水产品收购市场,生意特别红火,车来车往,车上装走的是一车车水乡的特产,换来的是水乡人丰收的喜悦。水乡产品的销路畅通了,经济活跃了,水乡人的钱袋子鼓了,富裕生活就像河里的涟漪一晕胜过一晕。

村西的养殖示范区可是水乡的一个亮点,区里鱼塘、蟹塘星罗棋布。早晨这里机声隆隆,人欢鱼跃,虾硕蟹肥,到处都吹奏着致富的晨曲。你看这边的塘主小六子正手持竹篙撑着小船与妻子在收网筒呢,船舱里放着好几只鱼桶和网袋,里面满装着鱼、虾、蟹等,小六子撑着船嘴里哼着小曲,那快活的神情就甭提了。以前小六子家可是村上著名的穷得叮当响的困难户,前些年,他承包了村西的一块荒地,开挖了渔塘,搞起了鱼、蟹、虾立体混养,收入连年大增,去年家里盖了一幢别墅楼,银行里的存款还有好几十万哩。在养殖示范区像小六子家靠养殖致富的人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是啊,改革开放后的水乡,一切都变了,勤劳智慧的水乡人,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发展养殖业。如今水乡人富了,村上楼房多了,水泥街道宽了,环境美了,村民们文明和谐,安居乐业,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水乡的早晨,美丽的早晨,繁忙的早晨,你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你是一首优美的交响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韵大合奏中你定会奏出更新更美妙的韵曲。



“盐龙湖杯”

盐都新韵文学征文选登

夏日,是钓鲢子鱼的季节。从屋后柴垛上,或从作墙的苇芦笆上抽出一根苇杆,剥净芦壳,截去芦梢,留有七八尺长,作钓杆。找点破烂跟挑担叫卖的老爷爷换根绣花针,把绣花针用线绑在筷子头上,放在灯头上烧红,弯成钩。再从妈妈的线板上拽下丈把长的纳鞋底线,一头系在钓杆的梢上,一头穿在钩的鼻眼里,再剪两截高粱梢杆,每截两公分,穿在钩的上方15公分处,呈倒“T”字形,作浮子,整个钓杆就做成了。

大纵湖地区湖河沟汊密布,出门就是水,无船不动步。中饭后,妈妈拿只小板凳,坐在河边的树荫下纳鞋底。

我戴上芦苇编的斗笠,拿出钓钩和小木桶,一路烟地溜到水码头上,甩钩钓鱼。别看钓鲢子鱼简单,其实挺有学问。那里有一群鱼儿,你冷不丁把钩甩过去,鱼儿不知飞来了什么,“呼”的一声,四处逃散。下钩前,先要进行细心观察,寻找在水里四处游荡的鱼儿,估摸它游曳的线路,提前把钩悄悄放下,当它经过时,以为是天上掉下的美餐,美美地享受起来,刚把引饵和钩一起咬住,我立即猛地一甩,它乖乖地成了我的俘虏。什么时候提钩,也有技术。提早了,鱼儿没咬住钩,必成惊钩之鱼,不管你有什么高招,也不会听你摆布,早溜之大吉,若提晚了,它慢慢蚕食,把个引饵吃个精光,摇摇尾巴,走了。就是在它咬

客人是下晚抵达龙冈的,比原定的时间整整迟了半天。也难怪,从祖国西部边陲,来到东部黄海之滨,客人们前后乘了13个小时的汽车,又在火车上呆了整整42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远方的客人来自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乡,他们一行八人是乡里的选派干部,此行来龙冈镇交流学习这样的组团还有两批。

今年2月5日,伊犁河畔的锡伯乡和蟒蛇河畔的龙冈镇缔结为友好乡镇。

锡伯乡成立于1988年,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最晚的一个乡。总面积5.3万亩,9278人,2011年生产总值15900万元,人均纯收入9050元。

在会议室致过简要欢迎词后,客人们被邀请到晚宴的餐桌上。此行中有三名客人是锡伯族、三名汉族、一名维吾尔族,带队的乡宣传委员金勇,回族。遵照民族习惯,餐桌上少了猪肉以及猪制品。

靠近我的达吾提江,随团的一名维吾尔族汉子,他是当地林业站站长。达吾提江留着新疆维吾尔族人特有的小胡子,黑黑的脸庞,很像街上卖葡萄干的新疆人。如果将一团人混杂在本地街头,依然一眼可以觉察达吾提江是新疆人,因为他有新疆人骨子里的味道,坐在他的旁边,同样隐隐感受来自牛羊的膻味。

虽然不大听得懂达吾提江新疆味的汉语,但是可以感受达吾提江谈起新疆美味特别是羊肉的眉飞色舞。谈着谈着,达吾提江吸起了烟,躬着身子,前倾着和我们亲切地交流。唐连长,我们的文武干事,这次新疆代表团的全程陪同。两人交流着,比划着,说着新疆的羊肉和盐城街头的羊肉串。从达吾提江偶尔可以听得懂的话语里,我知道了新疆有肥美的绵羊,有丰腴的草料,还有你一定喜爱的手抓饭……

下午,在QQ上发了一条说说,提起今

蛰居乡村数载,我总觉得那生我养我的地方是幽邃宁静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只要静下心来全神地聆听,总有许许多多的声音撞击着你的耳膜,让你对这红尘绝音既莫可奈何又心存感激。譬如夏夜,最能让人牵情于怀的,便是忽如其来的蛙声——那永远悠扬曼妙的田园乐曲。

那乐曲是从我家不远的田畈传来的。最初的一声,在暖气渐升的夜晚竟是那么清晰而响亮,让人听了情不自禁地欣喜起来;紧接着的两声则简洁而明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噪音与杂质,诱惑着你开始走向田垄地畦,去体验夏天真正来临所给人带来的那份感受;随后,遍野喧起的蛙鼓像潮水一般来势可惊,让你尽情地想象沟旁渠边,无数墨绿的乡村歌手正摇其长舌,鼓其白腹,欣欣然地阖眼而歌。

这首歌圣洁而珍贵,不仅使我们的梦幻中流淌着清泉,而且使得我们日臻成熟的思想中依然弥漫着一股香。几乎与此同时,眼前也倏然而变得豁然开朗了;天空又高又蓝,几颗星星眨巴着忽闪忽闪的眼睛,一轮满月仿佛刚从不远处的水田里升起,水灵灵。

多么美好的夏夜!我沿着田畈中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前迈步,不经意间,一只青蛙从我的脚旁迅疾地跳过,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又有一只或两只“扑通”地跳入水田中,而它们矫健的身影却根本无法看清,这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决定久久地伫立在田埂上,用灵慧的心去感受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诗句中所具有的独特意境。

# 钓鲢子鱼

刘庆宝

把菱找过来,好好的美餐一下。母亲每天把我钓回的鲢子鱼剖净,用食盐腌起来,第二天捞起来放在太阳下晒成鱼干子。等我嘴馋时,母亲就拿几条放在碗里,加上葱花、滴点香油,放在饭锅头上蒸,鱼肉板板的,香喷喷的,没吃上就口水直流。还可以把鱼干放在火上烤,既香又脆,是难得的佳肴。

钓鲢子鱼,拉开了我快乐人生的序幕。

太阳斜西,邻居的大哥从荡里回来,手里提着一大串鲢子鱼,沉甸甸的,让我羡慕死了。我向妈妈哀求,也想到荡里一展身手。妈妈抡起手里纳的鞋底,轻轻地抽了一下我的屁股,说:“翅膀还没长呢,就想飞了。”那天,吃中过饭,我假装午睡,等妈妈闭上眼睛后,悄悄地溜到屋后,从草垛里拿出早就藏着的鱼钩,像小燕子似的飞向村外的湖边,在一棵大树下坐定,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钓鱼中去。

突然,天上乌云翻滚,雷声隆隆,大雨呼之而来。我被这阵势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就时候,妈妈突然出现了,背起我就往家里跑。原来,妈妈一直在暗中跟踪保护我。下荡钓鲢子鱼,还有“额外收获”。渴了,可随手摘圩上的水瓜什么的啃啃。乡下人对孩子偷瓜不作计较,有句俗语:“偷瓜没罪,抓住了砸得粉碎。”若肚子饿了,一手抓住钓杆,一手抓住钩,绷紧叉开,套进一盘靠近的菱,用力一拽,就能



# 来自伊犁河畔的歌声

顾仁洋

后十天里我们将接待这批新疆客人。宗小闹,一位曾在雪山、荒漠、高原漂泊多年的好友,立即回复了一句,哈,有得喝了。席间,因为胃痛,不能喝酒,但是座间却可以坐着宾客间畅快淋漓的风云豪饮。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初始,宾主斯文地小杯满饮,渐渐地气氛上来了,变成了大杯爽快。新疆的客人也推辞,但是总看到他们一次次满满地饮了,包括随团的两位女客人。

紧靠主人的叫文燕,计生办主任,锡伯族人,可能害着眼疾,一只眼蒙着纱布,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正好有了拒酒的理由。开席的时候,看到她没有拒绝斟满的酒杯,我已经内心对她的酒量不敢低估,挨着主人,酒自然不会少喝。顺着旁边的女客,另一位锡伯族人,一位村党风监督员,大家称呼她吴书记。面对主人的轮番攻势,客人虽有酒量,因在外地,保持着实力。看到主人依然站着,吴书记提出建议,“我唱歌,你喝酒”。不待这桌主人允诺,邻桌早已叫好声一片。

吴书记端着酒杯,从从容容,毫不扭捏张口就唱,开始唱新疆语,不懂,只是感慨人家五十多岁的人歌喉为何如此了得。一旁的宣委和我暗暗折服,不一样呀,嗓子一拉开就有一股天籁之音泉涌而出,似从旷野飘来,震撼耳朵,慑住灵魂,美妙、动听、悠扬……

主人自然一饮而尽。吴书记也已经自然转换成汉语,原来,歌词是《察布查尔布哈》,歌颂伊犁河的。“世上的河渠有千万条,唯有

你察布查尔布哈,每当听到你滚滚奔流不息,心中的歌儿时刻激荡在我心,在我心,你养育了千万个锡伯人,察布查尔布哈,我的母亲!”

两桌人完全陶醉在蓝天白云下的伊犁河边了。歌间,两位浑然天成的男士主动走下席位,随着悠扬歌声伴起舞来,想不到壮实的汉子舞姿如此轻盈、灵动。一曲既毕,掌声、叫好声雷动一片。新疆人,佩服你,女的都是能歌的音乐家,男的都是善舞的舞蹈家。

客人的歌声飞扬,令主人望尘莫及,赶紧找来大堂经理压阵救驾,周华健的《朋友》,总算没让我们丢脸,当然新疆的朋友一样早已融入到歌声里了。

仲夏的夜晚,还没有燥热,徐徐的夜风吹拂着,“结识新朋友,莫忘老朋友,多少新朋友,变成老朋友,天高地厚,山高水长流,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热情的歌声在夜空回旋飘荡。



# 蛙鼓盈耳

钱续坤

四周的蛙声更响了,宛若一波一波的细浪从八方涌过来,我似乎看到沟渠里、草丛中、池塘沿、篱笆边,那蹲着的青花皮、灰花皮的大小青蛙,正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村庄和灯光,参差地开叫,逐渐地齐韵,然后同声地大吼;并真切地意识到,蛙声的触角在彼此相互延伸扭结,进而形成一张无形而古典的大网,把生生不息的子嗣全部笼罩在里面。今夜,我的耳朵就粘附在这张网上,怎么也无法挣脱开。

其实确切地说,这网是从四月份开始大面积统治乡村之夜的;我正是四月的产儿,最初的一声啼哭就与这蛙声产生了同频与共鸣,因此拥有对蛙声的无数次交流,我真且固执地认为,这蛙声就是命运对我的刻意安排,这蛙声就是我对大地热情的歌唱。

在小城里终日忙忙碌碌地生活,我曾经也远离过蛙声。直到有一次,偶尔在一位画画的朋友处,看到一幅齐白石的国画,题为《十里蛙声出山泉》;整幅画除一条溪水中数十尾蝌蚪外,并不见一蛙。是啊,蛙声怎么能够画得出来呢?但画面又分明地暗示,在画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的确存在着一个蛙的世界。无形的蛙声穿透心灵,这是一种深思中的幻像,幻

像中的本真,其间所蕴含的则是一种东方式的智慧;它告诉我们,物的启悟,心的悸动,更多的是来自暗示而非清晰得一览无余,故古人总是对象外之象、意外之意那么孜孜以求。我们当然无法追求到至真至美,但只要静静地聆听着,你一定会在悠然神会中与永恒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你在大自然的怀中,大自然在你的心里,你和大自然相依相生,心态便如闲云野鹤,明湖静水,很难再为俗来之物所羁所累。

对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想说,我愿是悠悠天籁中的一丝细语,一缕轻音。感谢蛙声!

